

伊斯兰政治轴心是过时的轴心



雅加达: 乌斯曼·坎松

有关我国政治流派说法,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格力弗·克茨(Clifford Geertz)的“爪哇宗教”理论,克尔兹把爪哇多元社会分类成三种政治流派,即虔诚伊斯兰教派(santri)、阿庞安(abangan,注:指“名誉伊斯兰”)和绅士派(priayi)。

上述政治流派真正体现在1955年大选。赫贝·费特(Herberth Feith)把1955年大选称作民主选举的试验。我国第一次大选产生了四大政党,即印尼国民党(PNI),印尼穆斯林祈祷理事会党(玛苏米 Masyumi),伊斯兰教士协会党(伊联

NU)和印尼共产党(印共PKI),四大政党反映了我国的政治流派。印共在一次竞选中使用这样的口号:印尼国民党是绅士派政党,玛苏米党和伊联党是虔诚伊斯兰教派政党。但是,印共是“平民政党”。我们可以把“平民政党”用阿庞安派政党代替,因为选举印共的大部分爪哇选民似乎属于阿庞安群体。

这四个政党在大选中进行了激烈的竞争。在文化平台,印共和玛苏米—伊联党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。

在政治平台,尤其是土地改革,印共和国国民党—玛苏米党—伊联党之间也进行激烈的较量。没有土地的农民都支持印共,而国民党、玛苏米党和伊联党获得拥有土地的地主支持。

新秩序时期的大选,努力减少政治流派的紧张状态。把虔诚伊斯兰教派政党汇集到以麦加天房为党徽的建设团结党,基督教政党—阿庞安民族主义者则汇集到印尼民主党。从业阶层的出现可以说是绅士派政党。

虔诚伊斯兰教派政党

和绅士派政党之间,建设团结党和从业阶层党之间,出现了激烈的竞争。建设团结党使用的竞选口号是“伊斯兰是我的宗教,天房是我的选择”。而从从业阶层党提出反制的竞选口号是“伊斯兰是我的宗教,天房是我的朝拜方向,从业阶层党是我的选择”。

1977年大选,建设团结党与印尼民主党提出“美卡—星星”的“结盟”口号,以对付从业阶层党。当时建设团结党的党徽改成五角星,象征班查西拉第一原则——至高无上的神。从它建党以来,新秩序政府就不同意建设团结党使用天房作为党徽。但是,由于建设团结党威胁要退出大选,政府不得不批准它使用天房作为党徽。

1999年大选,是改革时期的第一次大选,与1955年大选一样,有48个政党参加大选,流派政治重新出现。高峰是当人协主持的总统选举。人协本应选举美加瓦蒂当总统,因为斗争民主党在1999年大选获胜,获票最多。但是,中间轴心政党以宗教说教宣传说,女人当领导人是“忌讳

的”,拒绝来自民主主义者轴心的美加瓦蒂当总统。

当时是阿敏·赖斯倡议的中间轴心。中间轴心推崇民族主义——宗教系的瓦希德当总统,而能够被伊斯兰轴心或者民族主义者轴心所接受。

这就是瓦希德经常称自己是没钱当总统的,而是靠阿敏·赖斯的中间轴心力量。但是,也是阿敏·赖斯从中作梗,使瓦希德从总统宝座摔下来。

很多伊斯兰政党,还有基督教政党,不能参加2004年大选,因为在大选市场中没有销路。公正党是以伊斯兰教为意识形态的政党,必须改变为福利公正党,才能够参加2004年大选。自2004年大选后,以伊斯兰为支柱的政党,实际上剩下福利公正党,建设团结党,加上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。其实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的意识形态是班查西拉。福利公正党和建设团结党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。

自2004年大选,流派政治似乎已经不再流行。伊斯兰政党势力不能与民族主义政党竞争。出现民族主义轴心和伊斯兰轴心

的“交融”。民族主义政党拉拢了伊斯兰政党,加入支持政府的政党联盟。

但是,在立法机构大选没有出现流派政治,流派政治出现在总统大选。在2014年大选,2017年雅加达地方首长选举和2019年总统大选,出现了伊斯兰政治化。伊斯兰政治化证明造成了社会的四分五裂。

最近出现组成伊斯兰轴心的倡议,这是来自福利公正党领导人阿哈麦德·赛古和建设团结党领导人苏哈梭·莫诺阿尔法在最近的会晤。伊斯兰轴心只有这两个伊斯兰政党,即使增加了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,也不能与民族主义政党轴心竞争。更何况,民族复兴党和国民使命党拒绝加入伊斯兰轴心,如果将来真的组成,这个伊斯兰轴心的力量是单薄的。福利公正党自从党总主席陆菲·哈善·伊斯哈因涉及贪污案下台,它的获票率在屡次大选中每况愈下。而建设团结党在2019年的获票率在国会是排名最后第一。

可能伊斯兰轴心的倡议是对过去的怀旧情绪所致,怀念伊斯兰政党能够在

国家政治舞台有话语权。在1955年大选,玛苏米党和伊联党成功的与印尼国民党和印尼共产党,成为获票最多的四大党。在1999年大选,伊斯兰政党成功地阻挡了美加瓦蒂当选总统。

但是,看当前的政治现实,伊斯兰政党的获票率停滞甚至相对减少,伊斯兰轴心不能与三个大党,斗争民主党,从业阶层党,大印尼运动党代表的民族主义轴心竞争。伊斯兰政治化也造成社会的分化。它是一个昏暗的旧日,也是很难再复兴。所以,伊斯兰轴心的倡议只是旧日的罗曼蒂克情怀。伊斯兰轴心不外是旧日的轴心,是过时的轴心。

(作者简介:乌斯曼·坎松(Usman Kansong),1970年出生于雅加达,1994年毕业于北苏门答腊棉兰USU社会政治学院传播系。曾在印尼多所大学任教,出版多部学术专著。现为《印尼媒体报》(Harian Media)新闻总监。2019年总统大选,担任佐科维—马鲁夫竞选团队的政治传播总监。本文原载于4月21日《印尼媒体报》,一方译。)

印度新冠病毒的“超级传播者”

廖省: 林越

自4月起,印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牵动世界。截至28日,世卫报告印度单日新增病患37万例,连续7天超过30万例;累计新冠肺炎病例达1836.8万例,累计死亡20.4万例。这些数据已让人触目惊心,何况还有传播性、危害性更强的“双变异病毒”。

美国CNN网站27日消息,不少专家认为,真正的病患可能高达20倍,感染人数可能接近4亿,5月中旬单日新增可能升至50万例。这是根据最近印度显示出的情况进行推算,现实可能相当接近这个数字。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也支持专家的评估,认为印度疫情被“大大低估”,现在,印度已经成为“地狱再现”。

中国知名专家张文宏对当前印度的疫情形势解读后认为,印度后续的局面

存在很大的变数。即使马上加快疫苗接种,也已来不及了,更大的暴发还在后面。张文宏提到应对疫情至关重要的两点:首先,政府采取坚决的正确应对;其次,民众密切配合。做好这两点,再加上国际社会的通力协助和支援,才能度过眼前的危机。

印度疫情如此严重,全国上下都有责任。政府第一波疫情趋缓后急着开放,并不断向民众传递已经“战胜新冠”的信号。在第二波来袭前,当局没有警惕性,仍搞竞选集会,放任民众聚集,导致疫情形势急剧恶化;不到一个月,就完全失控了。

而印度民众向来不安分,由于第一波疫情的死亡率偏低,且大量确诊病例是无症状或轻症状,自己在家隔离就能痊愈,让印度人产生“迷之自信”,他们误以为“百毒不侵”、神灵护佑,因此,在重启经

济活动之后,就没人遵守防疫措施了。

《印度论坛报》26日报道称,印度医学会(IMA)副主席达希亚当日表示,总理莫迪对目前严峻的疫情负有责任,称莫迪为“超级传播者”。指他愚昧地组织政治集会,允许庆祝大壶节。“当医学界让人们了解防疫规定时,莫迪却在大型政治集会上讲话,置所有防疫规定于不顾。”“医用氧气短缺是全国许多患者死亡的原因,而氧气项目仍等待联邦政府批准,莫迪政府并没有关注到如此重要的需求。”

达希亚还抨击莫迪称,联邦政府错误地试图将失败的责任推给私营医疗部门和邦政府。达希亚提到农民在疫情中抗议一事,称莫迪自己没有负责任地采取行动,他在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允许农民大规模集会,这造成了严重的新冠传播威胁。

印度卫生系统已被压垮,医生们都精力耗尽,医学院学生及相关学科的人员也到医院支援,但很多重症病人仍无法得到救助。在新德里医院,每张床位上至少躺着两个病人,得不到床位的病人最后死在走廊,甚至救护车上。同时,氧气瓶和药物被黑市商人囤积,在黑市,一个氧气瓶已从6千卢布上涨了5万卢布。

死亡人数也随之飙升,不少家属几天内都找不到能为逝者处理后事的火葬场,不得不将死者尸体停在家中。有些地方把空旷场地改建成临时集体火葬场。有记者说:“这个国家已破碎。无论在哪儿,愤怒、绝望、灰心和无助,仿佛人间地狱。”

印度最初被吹捧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速度最快的疫苗接种计划,但进展尴尬,有六个邦疫苗短缺。尽管三月份就

暂停疫苗出口,但欲振乏力。新德里曾呼吁拜登解除关于“对印度出口疫苗原材料”的限制,但遭到了白宫拒绝,理由是美

国要“优先保障国内抗疫工作”。后来迫于形势表示愿意解除“部分疫苗原材料”的出口限制,但未知还“缺几味药”。印民众嘲曰:空头支票!但莫迪马上致谢。

患难见真情,这句话说得真不假。深陷疫情泥淖的印度终于看到了美英等国的“真面目”。28日,英国援助的抗疫物资送达印度,共有100台呼吸机和95台制氧机。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,英国目前没有多余的疫苗送往印度。显得格外“抠门”!

澳洲则发表文章,抨击莫迪将印度带入“新冠末世”,引发新德里强烈不满。而日本首相不提对印度疫情的支援,却挑拨莫迪,中国在周边海域的“挑

衅行为”。回想当初搞“美印日澳”四国机制时,美澳日向印度“献殷勤”,真是“世态炎凉”。

无奈之下印度只好向国际求援,巴基斯坦、德、法、俄等国都已纷纷伸出援手,帮助新德里控制疫情。26日,中国的800台制氧机已空运至德里,一周内还会有1万台。印度民众“热烈欢迎”,并表示感谢。但印度政客、媒体仍然对中国“嘴硬”。

面对此番境遇,究竟是否继续帮助美欧实施“重返亚太”战略,而忽视防治疫情,印度确实得好好斟酌了。要想控制疫情,必须全球各国联手行动;无论出于人道主义,还是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等角度,国际社会都不能置身事外,也不应置之不理。但国际道义和公理也不容印度搞地区强权,忙于军演,而成为新冠的“超级传播者”。

疫情过后

雅加达: 莲心

疫情过后,我最迫不及待想做的事情,就是回家看望老母亲。把隔空相见模式所不能慰藉的思念换成零距离的清欢与相随;把渐渐渐溢的亏欠弥补,以陪伴的方式,把暖暖的幸福握在手心,在还是孩子的日子里……惟愿天意慈悲,拨转乾坤道序如常,让山海可平,重洋可越,心愿可遂!

疫情过后,让我约一约你——我挂念的和挂念着我的亲人、朋友。余生日短,且惜有缘,无论远近,让我约一约你。让我看见你的安康以及疫情磨砺下更具锋芒的成长;让我在你的经纬之度与纵横之阔中欣赏聆听;让我在你的包容与悦纳中娓娓倾诉……在不只是彼此路过的今生,借简单的纯粹的挚诚的酒,再续一场宿醉!

疫情过后,我要向生活请个假,不再为碎银几两而慌张奔忙;不再被家事业事而羁绊捆绑……手持山水请柬,脚踏桃源四方,放逐身心,放野灵魂,于逍遥与拾趣中更旷达的

走进自然走进自己,就算错过一个春夏炎秋韵冬寒,也不惧等待,等待四季如期而至的下一个轮回!待归来,依旧虔心赞叹人间值得,烟火可亲,生活有味!

疫情过后,我们依然要保持学习和思考、觉悟和修正。保持对地球的爱,对世界的和善,对天道的敬畏……不以贪婪夺取去造罪业,不以恶行蛮霸去祸苍生。人生美好,需要我们自己笃学谦卑、福田自耕;世间美好,需要我们温柔以待,感恩泽被!

疫情过后,我们都习惯了现有的生活节拍的改变和再创造。都努力在“淡”与“放”中更好地去崇尚自我、包容多元和享受精神追求;也都更具知性更事中庸……纵是仍感一地鸡毛,沧桑薄凉,也能悲喜自渡,负重前行。这是历经新冠疫情洗礼后的三重重建和人文提升,值得我们持续奉为!

愿时光不负,未来可期,疫情早过。

愿往后余生,浅笑安然,温良纯美!

星 (外一首)

雅加达: 蔡楚华

<p>星星星!</p> <p>天上星多月不亮,</p> <p>地上人多心不平。</p> <p>星星星!</p> <p>满天星亮晶晶,</p>	<p>好像蓝板上钉银钉,</p> <p>多少银钉多少星?</p> <p>数来数去数不清。</p> <p>星星星!</p> <p>夜夜不停眨眼睛,</p> <p>凝视人间百态情,</p> <p>星星之火足以燎原,</p> <p>慎慎慎!</p> <p>美哉! 龙之家</p>	<p>河山锦绣龙之家!</p> <p>蓬莱仙境特殊佳,</p> <p>适宜修心又养性</p> <p>环境非凡清幽雅。</p> <p>青灯黄卷,木鱼梵音,</p> <p>发人深省,摄骨撷华。</p> <p>龙之家,泱泱威势,</p> <p>百物俱兴,</p> <p>建设俱佳,</p> <p>经贸革新现代化,</p> <p>腾飞科技耀中华!</p>
--	--	---



漫画 王锦松 (原载《联合早报》)

刘皓怡 书法作品 《金缕衣》

这是唐朝一首七言乐府,富有哲理,涵义深永。它让人们不要重视荣华富贵,而要爱惜少年时光,或劝喻人们及时捕捉爱情的果实,或启示人们及时建立功业。

劝君莫惜金缕衣
劝君惜取少年时
花开堪折直须折
莫待无花空折枝

金缕衣 刘皓怡书